

卷之四

唐荆川先生編纂諸儒語要卷之七

利集

聖賢類

堯舜知他幾千年其心至今在

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
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要知得堯舜
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
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

舜與曾子之孝優劣如何曰家語載耘瓜事雖不可
信却有義理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皙建大杖以

擊其背曾子仆地不知人事良久而蘇欣欣然起而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乃退援琴而歌使知體康孔子聞而怒曾子至孝如此亦有這些失處若是舜百事從父母只殺他不得又問如申生待烹之事如何曰此只是恭若舜須逃也

湯能勝夏欲遷其社不可聖人所欲不踰矩既欲遷社而又以爲不可欲遷是則不可爲非矣不可是則欲遷爲非矣然則聖人亦有過乎曰非也聖人無過夫亡國之社遷之禮也湯存之以爲後人戒

故曰欲遷則不可也記曰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又曰亳社北牖使陰明也春秋書亳社災然則皆自湯之不遷始也

伊尹不可言蔽亦是聖之時伯夷不蔽於爲已只是隘

夷惠有異於聖人大成處然行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爲與孔子同者以其誠一也

夷惠其道隘與不恭乃心無罪

孔子所遇而安無所擇自子路觀孔子孔子爲不恭

言傳語要 卷之十一
二百八十七
自孔子觀吾輩吾輩便隘惟其與萬物同流便能
與天地同流

仲尼和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
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
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蓋亦時然而
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
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以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
微有迹孟子其迹著

孟子有功於道爲萬世之師其才雄只見雄才便是
不及孔子處人須當學顏子便入聖人氣象孔子
儘是明快人顏子儘愷悌孟子儘雄辨

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
樂以有孔子在焉孟子之時世旣無人安可不以
道自任孔子之列國答聘而已若有用我者則從
之孟子之於道若溫淳淵懿未有如顏子者於聖
人幾矣後世謂之亞聖容有取焉如盍各言爾志
子路顏子孔子皆一意但有大小之差皆與物共
者也顏子不自私已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

勞若聖人則如天地如老者安之之類

皇皇天命其無息乎體之而不息者聖人也是故孔子學不厭誨不倦顏子希夫子欲罷而不能孟子承先聖周旋而不舍我知其久於仁矣

孔子教人常俯就不俯就則門人不親孟子教人常高致不高致則門人不尊

孔子為宰則為宰為陪臣則為陪臣皆能發明大道孟子必得賓師之位然後能明其道猶之有許大形象然後能為泰山許多水然後能為大海

孔孟之分只是要別个聖人賢人如孟子若為孔子事業則儘做得只是難似聖人譬如剪彩以為花花則無不似處只是無他造化功綏斯來動斯和此是不可及處

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事實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此是有所受命之語若孔子謂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喪乃我喪未喪乃我未喪我自做着天裏聖人之

言氣象自別

問變化風俗如何謝曰此事須是他聖人便有恁地手段此方風俗甚薄惡欲變易之吾則未能子貢稱夫子曰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須還是這老子始得爲他與天地合一變化在手便做得恁地事余又問孟子云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使孟子得志如何曰是他須從法度上起變化風俗底事恐也未了得在如二南麟趾騶虞之應須是文

王始得

曾子三省只是緊約束顏子只是三月之久到這些地位工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着力不得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是熟玩聖人氣象不可止於名上理會如是只是講論文字

顏子合下完具只是小要漸漸恢廓孟子合下大只是未粹索學以充之

顏子不動聲氣孟子則動聲氣矣

顏孟之於聖人其知之深淺同只是顏子溫淳淵懿

於道得之更淵粹近聖人氣象

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故聖人與之

學者欲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

顏子所言不及孔子無伐善無施勞是他顏子性分

上事孔子言安之懷之信之是天理上事

顏子簞瓢非樂也忘也

孔子弟子少有會問只顏子能問又却終日如愚顏

子嘿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如顏子地位

豈有不善所謂不善者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

能知之知之便更不萌作顏子大率與聖人皆同

只是這便有分別若無則便是聖

聖人之德行固不可得而名若顏子的一個氣象吾

曹亦心知之欲學聖人且須學顏子

無妄震下乾上聖人之動以天賢人之動以人若顏

子之有不善豈如衆人哉惟只在於此間耳蓋猶

有已焉至於無我則聖人也顏子切於聖人未達

一間耳不遷怒不貳過無伐善無施勞三月不違

言作言要卷之七
仁者此意也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顏子
之不惰者敬也

參也竟以魯得之

曾子疾病只要以正不慮死與武王行一不義殺一
不辜得天下不爲同心

曾子易簣之意心是理理是心聲爲律身爲度也昔
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
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
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他氣象

卑終不類道

孟子答公孫丑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只這裡
便見得孟子實有是浩然之氣若他人便亂說道
是如何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
曲直若自下去堂下則却辨不得

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言如仲尼只說一個仁孟子
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個志孟子便說許多
氣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鄧文孚問孟子還可謂聖人否曰未敢便道他是聖

人然學已到至處又問孟子書中有不是處否曰
只是門人錄時錯一兩字如說大人則藐之夫君
子無不敬如有心去藐他人便不是也更說夷惠
處云皆古聖人也須錯字若以夷惠爲聖之清聖
之和則可便以爲聖人則不可看孟子意必不以
夷惠爲聖人如伊尹又別初在畎畝湯使人問之
曰我何以湯之幣聘爲哉是不肯仕也及湯盡禮
然後翻然而從之亦是聖人之時如五就湯五就
桀自是後來事蓋已出了則當以湯之心爲心所

以五就桀不得不如此

子貢之知亞於顏子知至而未至之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
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貢蓋於是始有所得而嘆之
以子貢之才從夫子如此之久方嘆不可得而聞
亦可謂之鈍矣觀其孔子沒築室於場六年然後
歸則子貢之志亦可見矣他人如子貢之才六年
中待作多少事豈肯如此

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二者蓋皆

適於義孔悝受命立輒若納蒯瞶則失職與輒拒
 父則不義如輒避位則拒瞶可也如輒拒父則奉
 身而退可也故子路欲勸孔悝無與於難忠於所
 事也而孔悝既被脅矣此子路不得不死耳然燔
 臺之事則過於勇暴也公子郢志可嘉然當立而
 不立以致衛亂亦聖人之所當罪也而春秋不書
 事可疑耳

洪範傳曰道萬物而無所由命萬物而無所聽唯天
 下至神為能與於此此為不知道與命也孔子之
 言道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其言命曰
 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夫道非
 能使人由之命非能使人聽之人自不能違耳聖
 人雖至神以為體道而至於命則可也若曰無所
 由無所聽將焉之乎且聖人未嘗不欲道之興以
 無可奈何故委之於命如使孔子必可以為周公
 之事其不為之乎可為而不為則是欲道之廢矣
 豈孔子之心哉故曰道萬物而無所由命萬物而
 無所聽者不知道與命之言也

諸子類

荀卿才高其過多楊雄才短其過少韓子稱其大醇非也若二子可謂大駁矣然韓子責人甚怒

荀卿才高學陋以禮爲僞以性爲惡不見聖賢雖曰尊子弓然而時相去甚遠聖人之道至卿不傳

楊雄韓愈說性正說着才也

楊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說蔓衍而不斷優游而不決其論性則曰人之性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荀子悖聖人者也故列孟子於十

二子而謂人之性惡性果惡也聖人何能反其性以至於斯耶

問王通曰隱德君子也當時有些言語後來被人附會不可謂全書若論其粹處殆非荀楊所及也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

楊子之學實韓子之學華華則涉道淺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纔見此人至如斷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楊擇焉而不精語焉

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也如楊子論老子則謂言道德則有取至如槌提仁義絕滅禮樂則無取若以老子剖斗折衡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為救時反本之言却尚可恕如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自不識道已不成言語却言其言道德則有取蓋自是楊子已不見道豈得如愈也

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欲寡則心自誠荀子言養

心莫善於誠既誠矣又何養此已不識誠又不知所以養

問宣德云人能戒慎恐懼於不睹不聞之間則無聲無臭之道可以馴致此說何如曰馴致漸進也然此亦大綱說固是自小以致大自修身可以至於盡性至命然其間有多少般數其所以致之之道當何如荀子曰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今人學者須讀書纔讀書便望為聖賢然中間至之之方更有多少荀子雖能如此說却以禮義為偽性為不

善他自情性尚理會不得怎生到得聖人大抵以堯所行者欲力行之以多聞多見取之其所學者皆外也

楊子曰觀乎天地則見聖人伊川曰不然觀乎聖人則見天地

太玄中首中陽氣漸萌於黃宮信無不在乎中養首一藏於心淵美厥靈根測曰藏心於淵神不外也楊子雲之學蓋嘗至此地位也

漢儒之中吾必以楊子爲賢然於出處之際不能無過也其言曰明哲煌煌旁燭無疆孫於不虞以保天命孫於不虞則有之旁燭無疆則未也光武之興使雄不死能免誅乎觀於朱泚之事可見矣古之所謂言遜者迫不得已如劇秦美新之類非得已者乎

世之議子雲者多疑其投閣之事以法言觀之蓋未必有天祿閣世傳以爲高百尺宜不可投然子雲之罪特不在此黽勉於莽賢之間畏死而不敢去是安得爲大丈夫哉

詩傳詩要卷之七
楊雄去就不足觀如言明哲煌煌旁燭無疆此其悔
恨不能先知孫於不虞以保天命則是只欲全身
也若聖人先知必不至於此必不可奈何天命亦
何足保耶

問太玄之作如何曰是亦贅矣必欲撰玄不如明易
邵堯夫之數似玄而不同數只是一般但看人如
何用之雖作十玄亦可况一玄乎

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
明下此卽至楊雄規模窄狹道卽性也言性已錯

更何所得

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
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楊道不到處又一件事半截
好半截不好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
吾獨得不憂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徵退
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此
言極好下半截却云徵所問者迹也吾告汝者心
也心迹之判久矣便亂道

或問王通曰子有憂疑乎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

盡性吾何疑雖然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天下皆
疑吾獨得不疑又曰心迹之判久矣吾獨得不二
言乎或問曰通有二言何也曰仁則知通言為一
不仁則以通言為二若心與迹判則是天地萬物
不相管也而將何以一天下之動乎

向文中子圓者動方者靜先生曰此正倒說了靜體
圓動體方

文中子言古之學者聚道不知道如何聚得

韓文不可漫觀晚年所見尤高

韓退之頌伯夷甚好然只說得伯夷介處要知伯夷
之心須是聖人語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此甚說
得伯夷心也

問韓退之讀墨篇如何曰此篇意亦甚好但言不謹
嚴便有不是處但孟子言墨子愛其兄之子猶鄰
之子墨子書中何嘗有如此等言但孟子拔本塞
源知其流必至於此大凡儒者學道差之毫釐繆
以千里楊朱本是學義墨子本是學仁但所學者
稍偏故其流遂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欲正其本故

推至此退之樂取人善之心可謂忠恕然特教不知謹嚴故失之至若言孔子尚同兼愛與墨子同則甚不可也後之學者又不及楊墨楊墨本學仁義後人乃不學仁義但楊墨之過被孟子指出後人無人指出故不見其過也

韓退之作美里操云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道得文王心出來此文王至德處也

退之晚年爲文所得處甚多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退之正在好名中
退之言漢儒補綴千瘡百孔漢儒所壞者不少安能補也

先生嘗語王介甫曰公之譚道正如說十三級塔上相輪對望而譚曰相輪者如此如此極是分明如其則驚直不能如此直入塔上尋相輪辛勤登攀

邇迤而上直至十三級時雖猶未見相輪能如公之言然某却實在塔中去相輪漸近要之須可以至也至相輪中坐時依舊見公對塔譚說此相輪如此如此介甫只是說道云我知有个道如此如此只他說道時已與道離他不知道只說道時便不是道也有道者亦自分明只作尋常本分事說了孟子說堯舜性之舜由仁義行豈不是尋常說話至于易只道个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和性字由字也不消道自己已分明陰陽剛柔仁義只是此

一个道理

問格物是外物是性分中物曰不拘凡眼前無非是物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間皆是理又問只窮一物見此一物還便見得諸理否曰須是徧求雖顏子亦只能聞一知十若到後來達理了雖億萬亦可通又問如荆公窮物一部分解多是推五行生成如今窮理亦只如此着工夫如何曰荆公舊年說話煞得後來却自以為不是晚年盡支離了

今異教之害道家之說則更沒可闢惟釋氏之說衍
蔓迷溺至深今日是釋氏盛而道家蕭索方其盛
時天下之士往往自從其學自難與之力爭惟當
自明吾理吾理自立則彼不必與爭然在今日釋
氏却未消理會大患者却是介甫之學譬如盧從
史在潞州知朝廷將討之當時便使一處逐其節
度使朝廷之議要討逐節度者而李文饒之意要
先討潞州則不必治彼而自敗矣如今日却要先
整頓介甫之學壞了後生學者

諸儒類

某接人多矣不禱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
今日卓然不爲此學者惟范景仁與君實耳然其所
執理有出於禪學之下者一日身做主不得爲人
驅過去裡

君實之能忠孝誠實只是天資學則元不知學堯夫
之坦夷無思慮紛擾之患亦只是天資自美耳皆
非學之功也君實嘗患思慮紛擾有時中夜而作
達旦不寐可謂良自苦人都來多少血氣若此則

言傳言要卷之七
幾何而不摧殘以盡也其後告人曰近得一術常以中爲念則又是爲中所亂中又何形如何念得他只是於名言之中揀得一个好字與其爲中所亂却不如與一串數珠及與他數珠他又不受殊不知中之無益於治心却不如數珠之愈也夜以安身睡則合眼不知苦苦思量个甚只是不與心爲主三更便有人喚着也

君實近年病漸較驟放得下也

伯淳道君實之語自謂如人參甘草病未甚時可用

病甚則非所能及觀其自處自有救之之術

堯夫道雖偏駁然卷舒作用極熟又能謹細行

堯夫空中樓閣

邵堯夫詩曰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明道曰真風流人豪也

伊川曰邵堯夫在急流中被渠安然取十年快樂

堯夫豪傑之士根本不帖帖地伯淳嘗戲以亂世之

奸雄中道學之有所得者然無禮不恭極甚又嘗戒之以不仁已猶不認以爲人不會來學伯淳言

於四者推到理處曰我得此大者則萬事由我無
有不定然未必有術要之亦難以治天下國家其
爲人則直是無禮不恭惟是侮玩雖天理亦爲之
侮玩如無名公傳言問之天地天地不對弄丸餘
暇時往時來之類

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他便把這些事便與堯夫
三代一般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曾敢如此言來
直是無端又如言文字呈上堯夫皆不恭之甚
須信畫前原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這个意思自本

元未有人道來

行已須行誠盡處正叔謂意則善矣然言誠盡則誠
之爲道非能盡也堯夫戲謂且就平側

問邵堯夫能推數見物壽長短始終有此理否曰固
有之又曰或言人壽但得一百二十數是否曰固
是此亦是大綱數不必如此馬牛得六十猫犬得
十二燕雀得六年之類蓋亦有過不及又問還察
形色還以生下日數推考曰形色亦可察須精方
驗

堯夫數法出於李挺之至堯夫推數方及理

堯夫臨終時只是諧謔須臾而去以聖人觀之則亦

未是蓋猶有意也比之常人甚懸絕矣他疾甚革

某往視之因警之曰堯夫平生所學今日無事否

他氣微不能答次日見之却有聲如絲髮來大答

云你道生薑樹上生我亦只得依你說是時諸公

都在廳上議後事各欲遷葬城中他在房間便聞

得令人喚大郎來云不得遷葬衆議始定又諸公

恐喧他盡出外說話他皆得聞以他人觀之便以

為怪此只是心虛而明故聽得問曰堯夫未病時

不如此何也曰此只是病後氣將絕心無念慮不

昏便如此又問釋氏臨終亦先知死何也曰只是

一箇不動心釋氏平生只學這個事將這個做一

件大事學者不必學他但燭理明自能知只如堯

夫事他是如此亦豈嘗學也孔子曰未知生焉知

死人多言孔子不告子路乃深告之也又曰原始

要終故知死生之說人能原始知得生理便能要

終知得死理若不明得便雖千萬般安排着亦不

濟事

伯淳言堯夫病革且言試與觀化一遭子厚言觀化他人便觀得自家又如何觀得化嘗觀堯夫詩意纔做得識道理却於儒術未見所得

張子厚邵堯夫善自開大者也

問伊川謂西銘原道之祖如何曰西銘更從上面說來原道言率性之謂道西銘連天命之謂性說了伯淳言西銘某得此意只是須得他子厚有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子已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

字省多少言語且教他人讀書要之仁孝之理備於此須臾而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具體此意今有諸已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極高遠恐於道無補也

問西銘何如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何如曰聖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多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說聖人事是也造道之言則知足以知此如賢人說

命也橫渠昔嘗譬命是源窮理與盡性如穿渠鑿源然則渠與源是兩物後來此議必改來

二程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只窮理便是至於命子厚謂是亦失於大快此義儘有次序須是窮理便能盡得已之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之性須是并萬物之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至於天道也其間煞有事豈有當下理會了學者須是窮理爲先如此則方有學今言知命與至於命儘有近遠豈可以知便謂之至也

橫渠教人本只是爲世學膠固故說一個清虛一大只圖得人稍損得沒去就道理來然而人又更別處走今日且只道敬子厚才高其學便先從博雜中過來

正叔謂某接人治經論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體者誠未有如子厚

子厚言關中學者用禮漸成俗正叔言自是關中人剛勁敢爲子厚言亦是自家規模寬大

子厚言今日之往來俱無益不如閑居與學者論講

資養後生却成得事正叔言何必然義當來則來
當往則往耳

子厚謂程卿夙興幹事良由人氣清則勤閑不得正
叔謂不可若是則專是爲氣所使子厚謂此則自
然也伯淳言雖然且欲凡事皆不恤以恬養則好
子厚謂此則在學者也

橫渠嘗言吾十五年學個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
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

張橫渠著正蒙時處處置筆硯得意則書伯淳曰子
厚却如此不熟

人多說性方說心看來當說心古人制字亦先制得
心字性與情皆就心以人之生言之固是先得這
道理然才生這許多道理却都具在心裏且如仁
義自是性孟子則曰仁義之心惻隱羞惡自是情
孟子曰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蓋性卽心之理情卽
性之用今先說一個心橫渠心統性情語極好又
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則恐不能無病似性外
別有一個知覺了

正叔言不當以體會爲非心以體會爲非心故有心
小性大之說聖人之神與天爲一安得有二至於
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莫不在此此心卽與天地無
異不可了他不可將心滯在知識上故反以心爲
小

記疑

偶得襍書一編不知何人所記意其或出於吾黨而
於鄙意不能無可疑也懼其流傳久遠上累師門
因竊識之以俟君子考焉先生言於上曰先聖後

聖若合符節非傳聖人之道傳聖人之心也非傳
聖人之心也傳已之心也己之心無異聖人之心
廣大無垠萬善皆備欲傳聖人之道擴充此心焉
耳愚謂此言務爲高遠而實無用力之地聖賢所
以告其君者似不如是也夫學聖人之道乃能知
聖人之心知聖人之心以治其心而至於與聖人
之心無以異焉是乃所謂傳心者也豈曰不傳其
道而傳其心不傳其心而傳已之心哉且旣曰已
之心矣則又何傳之有况不本於講明存養之漸

積累漸漬然後有以浹洽而貫通焉耳孟子所謂深造之以道者此也今欲自得而責其便見則無乃狂躁急迫之甚且未知其所見者又果何事也耶程子之言乃因學者不及而言初不爲見處發也又曰若未有見又且放過則其進退遲速無所據矣其誤後學亦甚矣哉

到恍然神悟處不是智力求底道理學者安能免得不用力愚意恍然神悟乃異學之語儒者則惟有窮理之功積習之久觸處貫通而嘿有以自信耳

問未見天下歸仁且非禮勿視聽言動當自有見否
曰固是然要便見天下歸仁進學在致知涵養在敬不可偏廢愚按天下歸仁程子述孔顏之意亦曰天下皆稱其仁而已乃謂躬行實踐之效非語其見處也必若以見處言則如問者之言猶爲未遠而所謂須要便見者則其狂躁而迫切也甚矣進學涵養乃程子語然程子所謂致知正欲其卽事窮理而積累貫通非欲其恍然神悟而便見天下歸仁也

問思慮紛擾如何曰人心本無思慮多是憶既往與未來事愚謂心之有思乃體之有用所以知來藏往周流貫徹而無一物之不該也但能敬以操之則常得其正而無紛擾之患今患其紛擾而告以本無則固不盡乎心之體用且夫本無之說又烏能止其紛擾之已然哉

知性則明死生之說性猶水也愚謂性卽理也其目則仁義禮智是已今不察此而曰知性卽明死生之說是以性爲一物而往來出沒乎死生之間也

非釋氏之意而何哉

某問如何是萬物皆備於我先生正容曰萬理皆備於我某言下有省愚觀古今聖賢問答之詞未有如此之例其學者亦未有如此遽有得者此皆習聞近世禪學之風而慕效之不自知其相率而陷於自欺也

某人自言初疑逝者如斯夫每見先達必問人皆有說以相告及問先生則曰若說與公說得我底公却自無所得某遂心服一二年間纔見卽問先生

但曰理是如此其後某人^云有詩云此方有所得
愚謂川上之嘆聖人有感於道體之無窮而語之
以勉人使汲汲於進學耳先儒不明其所感之意
故程子特發明之而不駁及乎其他傳者不深考
遂以聖人此言專爲指示道體而發則已誤矣今
若以其正而言之則問者本無可疑而告者但當
告以汲汲進學之意若循其誤而言之則學者每
見必問纔見卽問其躐等甚矣告者乃不知抑而
反引之於恍惚不可測知之境其凌節亦甚矣

或問儒佛同異先生曰公本來處還有儒佛否愚謂
天命之性固未嘗有儒佛也然儒佛是非之理則
已具矣必以未嘗有者爲言則奚獨儒佛也固亦
未嘗有堯桀也然堯之所以爲堯桀之所以爲桀
則豈可以莫之辨哉今某子之言乃如此是欲以
夫本末有無者混儒佛而一之也此禪學末流淫
遁之常譚俗學之士從風而靡有不足惟獨某子
自謂親承有道而立言如此則爲不可解耳
或問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先生曰

參前倚衡非有物也謂之無則不可某人亦有詩云參前倚衡豈易陳只今便了乃相親昔人求劍尋舟跡大似子張書在紳愚謂孔子答子張以忠信篤敬而有參前倚衡之說蓋欲其力行二語造次不忘若曰坐見於牆食見於羹云耳而近世說者展轉恠妄至於如此亦可嘆已且其所謂只今便了乃相親者竊取異學鄙俚之常談可羞甚矣乃敢下視前賢肆其譏侮不亦無忌憚之甚哉或曰天下歸仁只是物物皆歸吾仁先生指窻問曰

此還歸仁否或人默然某人有詩云大海因風起萬漚形軀雖異暗周流風漚未狀端何若此處應須要徹頭愚按天下歸仁說已見前今且以所謂物物皆歸吾仁者論之則指窻之問亦應之曰此若不歸仁則必無故而戕賊矣大凡義理莫不如此皆有體驗之實若但如此之說則近世禪學之下者類能言之豈孔顏所以相傳之實學哉問盡心知性知天是知之存心養性事天是養之先生曰不然昔嘗問伊川造得到後還要涵養否伊

川曰造得到後更說甚涵養盡心知性知之至也
知之至則心卽性性卽天天卽性性卽心所以生
天生地化育萬物其次則欲存心養性以事天愚
按問者之言於孟子之文義得之矣某子所引程
子之言乃聖人之事非爲衆人設也程子所謂造
得到者正謂足目俱到無所不盡耳而某子乃獨
以知之爲說而又通之衆人豈其未發問之時所
謂造得到者已如今之所謂而程子不之察耶若
使程子於此如孔子於子張之間達也則所以告
之者必不然矣又云心卽性性卽天天卽性性卽
心此語亦無倫理且天地乃本有之物非心所能
生也若曰心能生天地之形體是乃釋氏想澄成
國土之餘論張子嘗力排之矣

程氏門人

先生之門人甲有詩云誰道高堅不易知生來頃刻
未嘗離乙答之云若道高堅不易知須知此語已
成非饒君向此知端的未免猶爲我與伊先生以
乙之言爲是愚謂高堅云者顏子形容夫子之道

不易窺測之詞耳非有一物頑然而堅嶢然而高也今甲已失之而乙又甚焉此皆儂淺滑稽絕不類儒者氣象某子乃不以甲爲非而又以乙爲是亦不可曉也已

問伊川門人如此其衆不知何故後來更無一人見得親切或云游楊亦不久親炙曰也是諸人無頭無尾不曾盡心在上面也各家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理會得透如邵康節從頭到尾極終身之力而後得之雖其不能無偏然就他這道理所謂成

而安矣如茂叔先生資稟便較高他也去仕宦只他這所學自是從合下直到後來所以有成某看來這道理若不是拚生盡死去理會終不解得呂與叔高於諸公大段有筋骨惜其早死若不早死却須理會得到

思叔持守不及和靖乃伊川語非特爲品藻二人蓋有深意和靖舉以語人亦非自是乃欲人識得先生意耳若以其自是之嫌而不言則大不是將無處不窒礙矣

諸儒詩要卷之七

韓退之云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之自來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此說甚好看來資質定了其爲學只就他資質所尚處添得些小好而已所以學貴公聽並觀求一個是當處不貴徒執己自用今觀孔子諸弟子只除了顏曾之外其他說話便皆有病程子諸門人上蔡有上蔡之病龜山有龜山之病和靖有和靖之病無有無病者問也是後來做工夫不到故如此曰也是合下見得不周徧差了又曰而今假令親見聖人說

話盡傳得聖人之言不差一字若不得聖人之心依舊差了何況猶不得其言若能得聖人之心則雖言語各別不害其爲同如曾子說話比之孔子又自不同子思傳曾子之學比之曾子其言語亦自不同孟子比之子思又自不同然自孔子以後得孔子之心者惟曾子子思孟子而已後來非無能言之言如楊子法言模倣論語王仲淹中說亦模倣論語言愈似而去道愈遠及至程子方略明得四五十年爲得聖人之心然一傳之門人則已

皆失其真矣

唐荆川先生編纂諸儒語要卷之八

利集

朱晦菴辨游楊呂謝

楊氏言仁義不足以盡道恐未安易只說立人之道
曰仁與義仁義不足以盡道游楊之意大率多如
此蓋爲老莊之說陷溺得深故雖親聞二先生之
言而不能虛心反覆着意稱停以要其歸宿之當
否所以陽離陰合到急滾處則便只是以此爲主
也此爲學者深切之戒然欲論此更須精加考究
不可只恃曰仁與義之言而斷以爲必然也近得

言傳記要卷之八
龜山列子說一篇讀了令人惶恐不知何故直到
如此背馳也
三百三十二

游氏謂道未始有名感於物而出則善之名立托於
物而生則性之名立此則佛老之言而分道與善
性爲三物矣至於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者
雖出於莊周之言然所謂儀則者猶有儒者之意
也今引其言以論性而特遺之且獨以出作入息
饑食渴飲者爲言則是其所謂性者無復儀則而
專用佛者作用是性之言爲主矣雖欲極其高妙

而言而不知其所指以爲性反滯於精神鬼鬼之
間也此近世言性之大弊學者不可以不辨且所
謂托於物而生者是又以爲先有是物而性托之
以生如釋氏投胎奪舍之說也所謂反身而誠者
是以成性爲人之所爲也其說亦皆誤矣

楊氏曰形色天性與釋氏色空之論一也吾聖人以
爲天下同然之理而以常事言之故言近而聞者
無阻焉異端之學自以爲精微之論故累千百言
而不能竟其義而學者莫知適從此儒釋之辨也

夫天命之性無一理之不具天下之物未有實於此者而以釋氏之所謂空者同之不亦異乎且若其言則是儒釋之妙同出於空彼之所以爲異端者特以其自謂精微而多言以失之耳予切深有疑於其言故不敢以列於集義之書學者誠以程子所謂句句同事事合而卒不同者質之則亦可見其失矣

藍田呂氏曰率性之謂道則四端之在我者八倫之在彼者皆吾性命之理受於天地之中所以立人之道不可須臾離也絕類離群無意乎君臣父子者過而離乎此者也賊恩害義不知有君臣父子者不及而離乎此者也雖過不及有差而皆不可行於世故曰可離非道也非道也者非天地之中而已非天地之中而自謂有道惑也又曰所謂中者性與天道也謂之有物則不得於言謂之無物則必有事焉不得於言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以無聲形接於耳目而可以道也必有事焉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體物而不可遺者也古之君子

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是何所見乎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是果何物乎學者見乎此則庶乎能擇中庸而執之隱微不可求之於耳目不可道之於言語然其所謂昭昭而不可欺感之而能應者正惟虚心以求之則庶乎見之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

呂氏所謂天地之中性與天道一節最其用意深處然經文所指不覩不聞隱微之間者乃欲使人戒懼乎此而不使人欲之私得以萌動乎其間耳非

欲使人虛空其心反觀於此以求見夫所謂中者而遂執之以為應事之準則也呂氏既失其指至謂隱微之間有昭昭而不可欺感之而能應者則固心之謂矣而又曰正惟虚心以求之則庶乎見之是又別以一心而求此一心見此一心也豈不誤之甚哉

龜山楊氏曰夫盈天地之間孰非道乎道而可離則道有在矣譬之四方有定位焉適東則離乎西適南則離乎北斯則可離也若無適而非道則烏

得而離耶故寒而衣饑而食日出而作晦而息耳目之視聽手足之舉履無非道也此百姓所以日用而不知

問龜山言饑食渴飲手持足行便是道竊謂手持足履未是道手容恭足容重乃是道也目視耳聽未是道視明聽聰乃是道也或謂不然其說云手之不可履猶足之不可持此是天職率性之謂道只循此自然之理耳不審如何朱子曰不然桀紂亦會手持足履目視耳聽如何便喚做道若便以爲

道是認欲爲理也伊川云夏葛冬裘饑食渴飲若着些私吝心便是廢天職須看着些私吝心字衣食動作只是物物之理乃是道將物喚做道則不可且如這個椅子有四隻脚可以坐此椅之理也若除去一隻脚坐不得便失其椅之理矣

形而上謂道形而下謂器就這形而下之器中便有那形而上之道若便將形而下之器作形而上之道則不可所謂格便就形而下之器窮得那形而上之理而已饑而食渴而飲日作而日入而息

其所以飲食作息者皆道之所在也若便謂飲食作息者是道則不可與龐居士神通妙用運水搬柴之說一般亦是此病如徐行後長與疾行先長都一般是行只是徐行後長方是道若疾行先長便不是道豈可說只認得行處便是道神通妙用運水搬柴須是運得水搬得柴是方是神通妙用若運得不是搬得不是如何是神通妙用佛家所謂作用是性便是如此他都不理是和非只認得這衣食作息視聽舉履便是道儒家則須是就

這上有道理方是道龜山云伊尹之耕于莘野此農夫田父之所日用者而樂在是如此則世之伊川甚多矣龜山說話大槩有此病

若楊氏無適非道之云則善矣然其言則亦有所未盡蓋衣食作息視聽舉履皆物其所以如此之義理準則乃道也若曰所謂道者不外乎物而人在天地之間不能違物而獨立是以無適而不有義理之準則不可頃刻去之而不由則是中庸之旨也若便指物以為道而曰人不能頃刻而離此道

百姓特日用而不知耳則是不惟昧於形而上下之別而墮於釋氏作用是性之失且使學者誤謂道無不在雖欲離之而不可得吾既知之則雖猖狂妄行亦無適而不爲道則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不但文義之失而已也

藍田呂氏曰人莫不知義理之當無過不及之謂中未及乎所以中也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反求吾心果何爲乎曰也其庶乎屢空惟空然後可以見乎中而空非中也必有事焉喜怒哀樂之未發無

私意小智撓乎其間乃所謂空曰空然後見乎中實則不見也若子貢聚聞見之多其心已實如貨殖焉所蓄有數所應有限雖曰富有亦有時而窮故億則屢而未皆中也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則心之度物甚於權度之審其應物當無毫釐之差然人應物不中節者常多其故何也由不得中而執之有私意小智撓乎其間故義理不當或過或不及猶權度之法不精則稱量百物不能無銖兩分寸之差也此所謂性命

之理出於天道之自然非人私智所能爲也故曰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呂氏此章之說尤多可疑如引屢空貨殖及心爲甚
者其於彼此蓋兩失之其曰由空而後見夫中是
又前章虚心以求之說也其不陷而入浮屠者幾
希矣蓋其病根正在欲於未發之前求見夫所謂
中者執之是屢言之而病愈甚殊不知經文所謂
致中和者亦曰當其未發此心至虛如鏡之明如
水之止則但當敬以存之而不使其小有偏倚至

於事物之來此心發見喜怒哀樂各有攸當則又
當敬以察之而不使其小有差忒而已未有如是
之說也且曰未發之前則宜其不待着意推求而
瞭然心目之間矣一有求之之心則是便爲已發
固已不得而見之况欲從而執之則其爲偏倚亦
甚矣又何中之可得乎且夫未發已發日用之間
固有自然之機不假人力方其未發本自寂然固
無所事於執及其當發則又當卽物隨感而應亦
安得塊然而不動而執此未發之中耶此爲理之

言傳言要卷之八
根本於此有差則無所不差矣此呂氏之說所以
條理紊亂援引乖刺而不勝其可疑也程子譏之
以爲不識大本豈不信哉
三百四十二

龜山楊氏曰但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驗之
則中之義自見非精一焉能執之又曰執而勿失
無人欲之私焉發必中節矣發而中節中固未嘗
亡也孔子之慟孟子之喜因其可慟可喜而已於
孔孟何有哉其慟也其喜也中固自若也鑑之於
物因物而異形而鑑之明未嘗異也莊生所謂出

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出爲無爲則爲出於無爲
亦此意也若聖人而無喜怒哀樂則天下之達道
廢矣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亦不必耻也故於四
者當論其中節不中節不當論其有無也又曰須
是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於喜怒哀
樂已發之後能得所謂和致中和則天地可位萬
物可育矣

楊氏所謂未發之時以心驗之則中之義自見執而
勿失無人欲之私焉則發必中節矣又曰須於未

發之際能體中其曰驗之體之執之則亦呂氏之失也其曰其慟其喜中固自若疑與程子所云言和則中在其中者相似然細推之則程子之意正謂喜怒哀樂已發之處見未發之理發見在此一事一物之中各無偏倚過不及之差乃時中之中而非渾然在中之中也若楊氏之云中固自若而又引莊周出怒不怒之言以明之則是以爲聖人方當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其心漠然同於木石而姑外示如此之形凡所作爲皆不復出於中心之誠矣大抵楊氏之言多出於佛老故其失類如此其曰當論其中否不當論其有無則至論也

楊道夫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爲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而遺書有云旣思則是已發昔嘗疑其與前所學有礙細看亦甚緊要不可以不攷黃直卿曰此問亦甚切但程先生剖析毫釐體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原洞見道體二人皆有大功於世善觀之則亦並行而不悖矣况

羅先生於靜坐觀之乃其思慮未萌虛靈不昧自有見其氣象則初無害於未發蘇李明以求字爲問則求非思慮不可此伊川所以力辨其差也曰公雖是如此分解羅先生說終恐做病如明道說靜坐可以爲學謝上蔡亦言多着靜不妨此說終是小偏纔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至小處亦有道理便以道理處之不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平而不偏若以世之大段紛擾人觀之若會靜得固好若講學則不可有毫髮之偏也如天雄附子冷底人喫得也好如要通天下喫便不可

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自有些子偏只是被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箇覺處不似別

人令終日危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

問延平先生何故驗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求所謂中曰只是要見氣象陳后之曰持守良久亦未見未發氣象曰延平卽是此意又問此與楊氏體驗於未發之前者異同如何曰這個亦有些病那體字是有箇思量了便是已發若觀時恁着意丟也是已發問此體驗字是着意觀只恁平常否曰此亦是以不觀觀之

某舊見先生時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先生云汝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面前事却又理會不得道亦無玄妙只在日用間着實做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後來方曉得他說今日不至無理會耳

謝曰仁之爲道非惟舉之莫能勝行之莫能至而語之亦難其語愈博其去愈遠古人語此者多矣然而終非仁也如恭寬信敏惠爲仁若不知仁則止知恭寬信敏惠而巳克巳復禮爲仁若不知仁則止知克巳復禮而巳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

祭此特飭身而已何以見其爲仁仁者其言也認此特慎言而已何以見其爲仁有子之論仁蓋亦如此耳惟孝弟者近仁然而孝弟非仁也可以論仁者莫如人心人心之不僞者莫如事親從兄莊子曰子之事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者此可見其良心矣至於從兄則自有生以來良心之所未遠者以事親從兄而充之則何往而非仁也夫事親從兄之心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尚能不好犯上作亂况於真積力久擴而克之者乎今夫出必告反必面冬溫夏清昏定晨省亦可以爲孝矣閭巷之人亦能之長幼有序徐行後長者亦可以爲弟矣閭巷之人亦能之然而以閭巷之人爲有道不可也以爲終不可入道亦不可也但孝弟可以爲仁可以入道在念不念之間蓋仁之道古人猶難言之其可言者止此而已若實欲知仁則在力行自省察吾事親從兄時此心如之何知此心則知仁矣曰謝氏正與程子說中或人所問由孝弟可以至仁者相似而反乎程子之

說者也但其意不主乎爲仁而主乎知仁比之或說其失益遠耳蓋其平日論仁常以活者爲仁死者爲不仁但能識此爲活物乃爲知仁而後可以加操存踐履之功不能識此則雖能躬行力踐至於純熟而終未是以爲仁也夫所謂活者爲仁死者爲不仁可矣必識此然後可以爲仁則其爲說之誤也其誤如此故其於旁引四條者皆有若不知仁則但爲某事而已之說而又以孝弟特爲近仁而非仁也夫四條者皆所以求仁之術謂之非

仁猶可也若孝弟則固仁之發而最親切者如木之根水之源豈可謂根近木而非木源近水而非水哉其曰以事親從兄充之則無往而非仁又以不好犯上作亂特閭巷之人由而不知之事必其深念自省而有以察夫事親從兄之時之心然後爲知仁皆此意也夫曰由孝弟充之而後爲仁則是孝弟非仁必其識此活物而充之然後爲仁也故又以爲閭巷之人徒能謹於事親從兄而不識其爲活物則終不可以入道必其潛聽嘿視於事

親從兄之時幸而得其所謂活物者然後可以為
 知仁然直曰知仁而不曰為仁則又并與其擴充
 之云者而忘之矣必如其說則是方其事親從兄
 之際又以一心察此一心而求識夫活物其所重
 者乃在乎活物而不在于乎父兄其所以事而從之
 特以求夫活物而初非以為吾事之當然也此蓋
 原於佛學之末習而非聖人之本意觀其論此而
 呂進伯以為猶釋氏之所謂禪彼乃欣然受之而
 不辭則可見矣又所謂人心之不偽莫如事親從

兄者亦非是有子之意乃論其當然之要非論其
 偽不偽也且若專以孝弟為不偽則五常百行豈
 皆出於人為之偽也曰然則程子之論手足頑痺
 為不仁者奈何是固所謂愛之理者與謝氏活者
 之說相似而其所以用力者不同學者不可不察
 也蓋人能事親而孝從兄而弟是則所謂愛之理
 者常存不息而為仁之本於是乎在也事親而不
 知所謂孝則是吾之本心頑然不仁而應乎事者
 皆不得其當如手足之頑痺矣仁與不仁皆必責

之踐履之實非若謝氏及因孝弟以求活物幸其
瞥然見之而遂以爲得仁也

楊曰會物於一已而後能公天下之好惡而不爲私
焉楊氏會物於一已者僧肇之言也夫謂無私心
而自無物我之間可也若有意會物而又必於已
焉則是物我未忘牽彼以合乎此也且物之與已
又若之何而可會哉此記佛者之言而較之猶未
爲極至之論况楊氏以儒者而數稱之則不可曉
矣

謝曰仁之道不易知聖人於此語以知仁之方黨僞
蔽也君子小人之注心處也君子注心於義小人
注心於利自其過中皆可謂之過旣曰過安可謂
之仁然於此特可以見仁矣曰如謝氏之說則但
觀人之運動作爲而識其運動作爲之所以然者
卽可以知仁而亦不必專於觀過矣范呂旣疎而
謝氏之失爲尤甚蓋其論仁每以活者爲訓知見
爲先遂以此所謂知爲彼之知此所謂仁爲彼之
活而誤焉耳曰世有因謝氏而推之者曰人能自

觀其過則知其所以觀此者卽吾之仁是說何如
曰此說最爲新奇而可喜吾亦嘗聞而悅之矣然
嘗以質之於師而曰不然又旣驗諸行事之實而
知其果不然也蓋方其無事之時不務涵養本原
而必欲求過以爲觀省之資及其觀之之際則又
不務速改其過而徒欲藉之以爲知仁之地是旣
失其所以爲仁之方矣且其觀之而欲知觀者之
爲仁也方寸之地俄頃之間有過者焉有觀者焉
有知者焉更相撓拏迭相排逐煩擾猝迫應接不

暇蓋不勝其險薄狂恠而於仁之意味愈不得其
彷彿原其所以然者蓋亦生於以覺爲仁而謂愛
非仁之說耳夫有是性必有是情故仁之愛知之
覺猶水之寒火之熱也程子謂不可以愛爲仁蓋
曰不可以情爲性猶不可以寒爲水而已然其所
謂以仁爲愛體愛爲仁用則於其血脉之所係未
嘗不使之相爲流通也故於有子之言以及此章
之旨未嘗不以愛爲言至於以覺訓仁蓋嘗明
斥其非矣今宗本程氏而不深考於此乃直謂覺

為仁而深疾夫愛之說則是謂熱為水而惡言水之寒也溺於新奇而不知其陷於異端誠以是說推之則庶乎其有改矣

或曰仁人心也則心與仁宜一矣而又曰心不違仁則心之與仁又若二物焉者何也曰孟子之言非以仁訓心也蓋以仁為心之德也人有是心則有是德矣然私欲亂之則或有是心而不能有是德此眾人之心所以每至於違仁也克已復禮則即是心而是德行焉此顏子之心所以不違於仁

也故所謂違仁者非有兩物而相去也所謂不違者非有兩物而相依也深體而默識於言意之表庶乎其得之矣

明道先生嘗論克已復禮韓持國曰道上更有甚克莫錯否曰如公所言只是說道也克已復禮乃所以為道也更無別處克已復禮之為道亦何傷乎公之所謂道也如公所言即是一人自指其前一物曰此道也他本無可克者若知道與已未嘗相離則若不克已何以體道道在已不是與已各

爲一物可跳身而入者也克已復禮非道而何至如公言克已不是道亦是道也實未嘗離得故曰可離非道理甚分明持國曰道無真無假曰旣無真又無假却是都無物也到底須是者爲真不是者爲假便是道大小分明

韓持國嘗論克已復禮以爲克却不是道先生言克便是克之道持國又言道則不須克先生言道則不須克却不是持國事在聖人則無事可克今日持國須克得已然後復禮

又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視習儘有功禮在何處

又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視聽言動一於禮之謂仁仁之於禮非有二也

又曰克已則私心去自然能復禮雖不學文而禮意已得

又曰克已最難故曰中庸不可能也

伊川先生曰克勝也難勝者莫如已勝已之私則能有諸已足反身而誠者也凡言克者未能有諸

已也必誠之在已然後為克已禮者理也有諸中則無不中於理君子慎獨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所以為克已復禮也克已復禮則事事皆天理故曰天下歸仁焉人之視最先非禮而視則開目便錯了次聽次言次動自有次序

人能克已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忤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又曰敬立則無妄無妄即禮也

又曰敬便是禮無已可克

又曰視聽言動非禮不為即是禮禮理也不是天理便是私欲入於私欲雖有意為善亦是非禮無人欲即天理

又曰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者言一旦克已復禮則天下稱其仁非一日之間也或問克已復禮如何是仁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凡人須是克盡已私只有禮時方始是仁處

親筆改云克已復禮為仁言克盡已私皆歸於禮是乃仁也

又曰難勝莫如已私學者能克之非大勇乎

先生作四箴其序曰顏淵問克已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之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子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已復禮久而誠矣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言箴曰人心

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與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呂氏曰仁者以天下為一體天秩天敘莫不具存人之所以不仁已自已物自物不以為同體勝一已之私以反乎天敘天秩則物我兼體雖天下之

大皆歸於吾仁術之中一日有是心則一日有是德

又曰有已則喪其爲仁天下非吾體忘已則反得爲仁天下爲一人故克已復禮昔之所喪今復得之非天下歸仁者與安仁者以天下爲一人而已克已復禮贊曰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爲不仁我則有已立已與物私爲町畦勝心橫生擾擾不齊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吝驕作我蠹賊志以爲帥氣爲卒徒奉辭於天孰敢侮予且戰且慄勝私

室慾昔爲寇讎今則臣僕方其未克窘我室廬婦姑勃蹊安取厥餘亦旣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闡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疴痒疾痛舉切吾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顏何人哉希之則是

上蔡曰禮者攝心之規矩循理而天則動作語默無非天也內外如一則視聽言動無非我矣

問言動非禮卽可以止視聽如何得合禮曰四者皆不可易易卽多非禮故曰仁者先難而後獲所謂難者以我視以我聽以我言以我動也又曰聖

人以慎言語爲善學君子之言聽之也厲須存這
個意味在胸中朝夕玩味方可

或問合視聽言動處視聽言動只是理何故得合
禮曰怎生外面討得禮文來循理便是復禮言動
猶可以有禮文視聽有甚禮文以斯視以斯聽自
然合理合這個理字便是禮文禮理之不可易者
也只是是一個敬字

游氏曰孟子曰仁人心也則仁之爲仁得其本心
而已心之本體則喜怒哀樂之未發者是也惟其

狗已之私則汨於忿慾而人道熄矣誠能勝人心
之私以還道心之公則將視人如己視物如人而
心之本體見矣自此而親親自此而仁民自此而
愛物皆其本心隨物而見者然也故曰克己復禮
爲仁者性之中也且心之本體一而已矣非事事
而爲之物物而愛之又非積日累月而後可至也
一日反本復常則萬物一體無適而非仁矣故一
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天下歸仁取足於己而
已非有藉於外也故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

淵請事斯語至於非禮勿動則不離於中其誠不息而可久矣故能三月不違仁雖然三月不違者其心猶有所操也至於中心安仁則縱目之所視更無亂色縱耳之所聽更無姦聲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發育萬物彌綸天地而尚何克已復禮三月不違之足言哉此聖人之能事而對時育物者所以博施濟衆也仁至於此則仲尼之所以不敢居而且罕言也然則仁與聖烏乎辨曰仁人心也操之則爲賢縱之則爲

也
聖苟未至於縱心則於博施濟衆未能無數數然也

楊氏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矣放而不知求則人欲肆而天理滅矣

又曰勝己之私之謂克己所以勝私欲而求放心也雖收放心閑之惟艱復禮所以閑之也能常操而存者天下與吾一體耳孰非吾仁乎顏子其復不遠庶乎仁者也故告之若此若夫動容周旋中禮則無事乎復矣

尹氏曰弟子問仁者多矣惟對顏子爲盡問何以至於仁曰復禮則仁矣禮者理也去私欲則復天理復天理者仁也禮不可以徒復惟能克己所以復也又問克己之目語以視聽言動者夫然則爲仁在內何事於外乎蓋難勝莫如己私由乎中而應乎外制其外所以養其中視聽言動必以禮而其心不正者未之有也是之謂復天理顏子事斯語而進乎聖人他弟子所不能及也

曰諸說如何曰程子至矣然記錄所傳不免有難明

而似可疑者亦有謬誤而真可疑者如曰公言克己不是道亦是道也實未嘗離得故曰可離非道此皆言道之無所不在雖言之有失而道實未嘗可離蓋惟道不可離是以知其言之失而不得遁耳非以爲道無是非得失言雖失而不害其爲道也如曰積習儘有功禮在何處者言德盛仁熟自然中禮無所待於勉強而非爲學者言也如曰視聽言動一於禮之謂仁仁之與禮非有異者言能復於禮則仁心存有不待他求而得者非以仁與

禮爲二物也如曰禮者理也亦言禮之屬乎天理以對已之屬乎人欲非以禮訓理而謂真可以易彼也如曰事事皆仁言所行無非仁者而後人得以是稱之非若呂謝游楊之說也如曰克已盡仁克盡已私只有禮時方始是仁處亦若其言仁禮不異之意也此皆其難明而似可疑者也各以是說通之亦可以無疑矣若曰克已自能復禮不必學文若曰有諸中則無不中禮慎獨敬義所以爲克已復禮若曰敬立則無妄無妄卽禮若曰敬便

是禮無已可克凡或過而失中或亂而無序是則真可疑而不可通者豈其記錄之誤耶至於四箴則又精確縝密而無纖芥之可疑其曰制外閑邪而禁躁妄則克已復禮之事也曰安內存誠而靜專則吾心之德於此其得之矣是固未嘗遽以仁禮爲不異而亦未嘗以爲有待於外求也學者深思而力行之其庶幾乎呂氏專以同體爲言而天下歸仁謂歸吾仁術之中又爲之贊以極言之則未免過高而失聖人之旨抑果如此則夫所謂克

已復禮而天下歸仁者乃特在想像恍惚之中而非有修爲效驗之實矣謝氏以禮爲攝心之規矩善矣然必以理易禮而又有循理而天以我視聽以斯視聽自然合禮之說焉亦未免失之過高而無可持循之實蓋聖人所謂禮者正以禮文而言其所操存持守之地者密矣若曰循理而天自然合理則又何規矩之可言哉其言克己之効則又但曰克己之私則心虛見理則是其所以用力於此者不以爲脩身實踐之當然特以求夫知之而

已至於游氏之說以爲視人如己視物如人則其失近於呂氏而無天敘天秩之本且謂人與物等則其害於分殊之義爲尤甚以爲非必積日累月而後可至一日反本復常則物我一體無適而非仁者則又陷於釋氏頓悟之說以啓後學僥倖躡等之心以爲安仁則縱目所視而無亂色縱耳所聽而無姦聲則又生於莊周列禦寇荒唐之論若以聖人爲恃其中心安仁之故而有有意於縱其視聽者至其所論仁聖之辨則又以博施濟衆爲言

則於夫子所以告子貢者似有所未察也楊氏以爲先克已而後復禮以閑之則其違聖人之意遠矣惟尹氏庶幾近之然其以理易禮而遂以復禮爲仁則亦失程子之意矣

呂晦叔言上蔡自見二先生爲克已之學有一研平生極愛惜遂去之然猶往來於心其天資最高尚如此以見克已之難也程裔因言上蔡自謂後來於器物之類置之則爲合要用却無健美心此工夫極至處可謂勇矣曰上蔡偏處雖多惟其勇故之功多

工夫亦極至龜山天資粹美矯厲之功少而涵養問游先生如何曰亞於二公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政府或勸之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

謝氏曰門弟所存夫子蓋得於眉睫之間不待問而可知今於由與回而問之非問之蓋教之也欲省其切問近思者如何又從而振德之也志可以爲善亦不害其未化故在學者則爲切論至道則

爲病由與回中人以上者也夫子姑使之篤志乎不可也使之捐志乎不可也其曰盍各言爾志則二人者於此可以省發矣又安知兩人者不由是大有以啓迪其心與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此篤志者也至願無伐善無施勞篤志不足以言之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非志也聊以答子路之問而已使子路聞此言也則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之語能無自小乎使顏回聞此言也則願無伐善無施勞之語能無樂其庶幾乎

謝氏以有志爲至道之病而欲二子不篤不捐之間有所省發此正佛老之餘論也又以夫子所言爲非志而聊以答子路之問則其言亦大容易矣蓋其所論浴沂御風何思何慮之屬每每如此豈非有所發於玩物喪志之一言而不知反以至於斯乎陸子壽論此以爲如謝氏者未免爲程門之罪人蓋得之矣學者不可不戒也

明道先生曰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

故也故君子只在慎獨

又曰灑掃應對與佛家默然處合

又曰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

伊川先生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灑掃應對與精義入神通貫只一理雖灑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

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灑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

又曰舞射便見人誠處古人教人莫非使之誠已自灑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

或問古之教人必先於灑掃應對進退何也下學而上達雖夫婦之愚可以與知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居處恭執事敬雖眾人能焉彼聖賢之所以為聖賢亦豈外是然卒異於眾人者以眾人習不致察不能上達耳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故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又曰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後人多以性命別作一高遠事殊不知性命

孝弟只是一統事就孝弟中便可以盡性至命灑掃應對進退與盡性至命亦是一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孝弟是人切近處故也子夏言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蓋謂此也聖人能竭其兩端耳今非無孝弟之人不能盡性者由之而不知也謝曰下學而極其道則上達矣然上達師無與焉灑掃應對進退乃動容貌出辭氣之事必正心誠意而後能與酬酢佑神之事何以異孰以爲可而先傳孰以爲不可而後倦如草木區以別矣其爲曲直

一也所以聖人克勤小物而必有始卒蓋本末無二道又曰道須是下學而上達始得不見古人就灑掃應對上做起曰灑掃應對上學却是太瑣屑不展拓曰凡事不必須要高遠且從小處看且如將一金與人與將天下與人雖大小不同其實一也若我有輕物底心將天下與人如一金與人相似我若有吝底心將一金與人如將天下與人相似又如行千尺臺邊心便恐懼行平地上却安穩我若去得恐懼底心雖履千仞之險亦只與行平

地一般只如灑掃時不着此心怎灑掃得應對時不着此心怎應對得如曾子欲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爲此古人須要就灑掃應對上養取誠意出來

或問程子所謂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之事也曰灑掃應對所以習夫形而下之事然精義入神所以究夫形而上之理也然其事之大小固不同矣然以理言則未嘗有大小之間而無不在也程子之言意蓋如此但方舉灑掃應對之一端未及乎精

善入神之云者而通以理無大小結之故其辭有所不足而意亦難明耳徐繹其旨而以是說通之則其辭備而意可得矣抑程子之意正謂理無大小故君子之學不可不由其序以盡夫小者近者而後可以進夫遠者大者耳故曰其要只在慎獨此甚言小之不可忽也而說者以爲理無大小故學者卽是小者而可以併其大則失之遠矣其曰便是云者亦云不離乎是耳非卽以此爲形而上者也曰其與佛家默然處合何也佛氏以有言有

說爲二而以默然無言爲不二法門亦曰有以契夫理之全體焉耳然此亦爲世之習乎彼者言之因以彼之言形此之理耳非以爲此之理卽彼之言也蓋吾之所謂灑掃應對者其理則一而是非當否之間毫釐有不可失者彼之所謂默然者則泯然而無是非善惡之分焉其不同也亦審矣今讀者類不深察信之過者則遂以爲儒佛之歸無二致不信之甚者則又直詆其竊取釋氏之妙以佐吾學之高其二者向背出入之勢雖殊然其爲

失旨均矣曰旣以爲理無大小而又以爲教人有
序何也曰無大小者理也有序者事也正以無大
小而無不在是以教人者不可以不求其序而有
所遺也蓋由其序則事之本末巨細無不各得其
理而理之無大小者莫不隨其所在而無所遺不
由其序而舍近求遠處下窺高則不惟其妄意者
不可得而理之全體固已虧於切近細微之中矣
此其所以理無大小而教人者尤欲必由其序也
子游之說蓋失於此故不知理之無大小則以灑

掃應對爲末而無本不知教人之有序故於門人小子而欲直教之精義入神之事以盡夫形而上者之全體也曰其然所以然之說奈何曰灑掃應對之事其然也形而下者也灑掃應對之理所以然也形而上者也自形而下者而言則灑掃應對之與精義入神本末精粗不可同日而語矣自夫形而上者言之則初未嘗以其事之同而有餘於此不足於彼也曰舞射以下三條之說若皆以卽此便爲聖人之事何也曰亦言其理之在是而由

是可以至於彼苟習焉而察而又勉焉以造其極則不俟改途而聖可至矣豈曰一灑掃一應對之不失其節而遂可直以聖人自居也哉謝說則原於程子之意而失之遠矣夫下學而極其道固上達矣然此方論下學之始而未遽及夫極其道而上達之意也上達固非師之所能與然此方論爲師教人之序未遽及夫師無與焉之妙也不吝之心一也而一金天下則捐之有難易之殊不懼之心一也而平地高臺則其習之有先後之序必如

謝氏之說將使學者將先獲而後難不安於下學而妄意於上達且謂爲學之道盡於灑掃應對進退之間而無復格物致知修身齊家之事也其與程子之意正相反矣曰程子亦以理無大小而灑掃應對精義入神者不異何以異於謝氏之意而以爲相反何也曰程子所謂必有所以然者以爲同出於理之自然也程子所謂慎獨者則不敢忽其小者以求理之所當謝氏獨以着心爲言則又如其論顏子克己曾子貴道之說初不問理之是非而惟吾心之所欲爲也然此其失之小者耳程子雖以理無大小爲言然其意則已明夫小不謹則將害其大小不盡則不可以進於大而欲使人謹其小者以馴致其大者耳如謝氏之云則反使人恃其小者以自大而謂夫大者之真不過如此也此豈非相反之尤者哉

朱晦菴辨呂與叔大學解

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呂氏曰異端之學皆不知所先後考索勤苦雖切而終不近故有始終爲二道本末爲兩端者愚謂此言似爲釋氏發然呂氏終身學焉不知以誰爲異端而爲是說以詆之耶蓋其心未必不以爲有先後者世間之粗學而無先後者出世間之妙道兩者初不相爲謀雖並行而不相悖也方其言此故不得不是此而非彼及其爲彼則又安知其不是

彼而非此哉彼其陽離陰合自以爲左右采獲而集儒佛之大成矣曾不悟夫言行不類出入支離之爲心害而莠亂苗紫奪朱之患又將無所不至也此蓋原於所知在此所惡在彼之意而其失又甚焉近世之言道者蓋多出此其誤後學深矣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

呂氏曰致知格物修身之本也知者良知也與堯舜相同者也理既窮則知自至與堯舜同者忽然自見默而識之愚謂致知格物大學之端始學之事

也一物格則一知至其功有漸積久貫通然後胷中判然不疑所行而意誠心正矣然則所致之知固有淺深豈遽以爲與堯舜同者一旦忽然而見之也哉此殆釋氏一聞千悟一超直入之虛談非聖門明道誠身之實務也其與前章所斥異端之學不知所先後者又何以異哉呂氏曰草木之微器用之別皆物之理也求其所以爲草木器用之理則爲格物草木器用之理吾心存焉忽然識之此爲格物愚按伊川先生嘗言凡一物上有一理

物之微者亦有理又曰大而天地之所以爲高厚
小而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呂氏蓋推此
以爲說而失之者程子之爲是言也特以明夫理
之所在無間於大小精粗而已若夫學者之所以
用功則必有先後緩急之序區別體驗之方然後
積習貫通馴致其極豈以爲直存心於草木器用
之間而與堯舜同者忽然自識之哉此又釋氏聞
聲悟道見色明心之說殊非孔子遺經程氏發明
之本意也向以呂氏之博聞強識而不爲是說所

迷則其用力於此事半而功必倍矣今乃以其習
熟見聞者爲餘事而不復精察其理之所自來顧
欲置心草木器用之間以俟其忽然而一悟此其
所以始終本末判爲二途而不自知其非也舊見
呂氏晚年尺牘數語有足以證成此義者因係之
於後并爲之說云呂氏曰聞見未徹正當以悟爲
則所謂致知格物正此事也比來權去文字專務
體究尚患雜事紛擾無專一工夫若此伊川之說
物各付物便能役物却恐失涉顛預爾愚謂以悟

為則乃釋氏之法而吾儒所無有呂氏顧以致知格物之事此其所以誤為前說而不知其非也若然則又安得獨以不知所先後者為異端之病哉若由吾儒之說則讀書而原其得失應事而察其是非乃所以為致知格物之事無適而非此理者今乃去文字而專體究猶患雜事紛擾而不能專一則是理與事為二必事盡屏而後理可窮也始終二道本末兩端孰甚於此則未知呂氏所體所究果何理哉伊川之說正謂物各有理事至物來

隨其理而應之則事事物物無不各得其理之所當然者如舜之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此其所以不為物之所役而能役物豈曰各任之而已哉如曰任之而已則是漫然不察其是非可否而一切聽其所為也如此則能不為物之所役者鮮矣顧舍其顛頂而謂人顛頂豈不惑哉

顛莫官反預呼于反大面也此蓋當

時方言

朱辨蘇氏兄弟老子解

蘇侍郎晚為老子解合吾儒於老子以為未足又并

言傳語要卷之八
釋氏而彌縫之可謂外矣然其自許甚高至謂當
世無一人可與語此者而其兄東坡云亦以爲不
意晚年見此竒特以予觀之其可謂無忌憚者與
因爲之辨而或者謂蘇氏兄弟以文義贊佛乘蓋
未得其所謂如傳燈錄解之屬其失又有甚焉不
但此書爲可辨也應之曰予之所病病其學儒之
失而流於異端不病其學佛未至而溺於文義也
其不得已而論此豈好辨哉誠懼其亂吾學之傳
而失人心之正耳若求諸彼而不得說則予又何

暇知焉

張無垢學庸解辨

張云格物知至之學內而一念外而萬物無不窮其
始終窮而又窮以至於極盡之地人欲都盡一旦
豁然則性善昭昭無可疑矣愚按格物之學二先
生以來諸君論之備矣張氏之云乃釋氏看話之
法非聖賢之遺旨也呂舍人大學解所論格物正
與此同愚亦已爲之辨矣

人皆曰予知張曰人皆用知於詮品是非而不知用

知於戒慎恐懼使移詮品是非之心於戒慎恐懼
知孰大焉愚謂有是有非天下之正理而是非之
心人皆有之所以爲知之端也無焉則非人矣故
詮品是非乃窮理之事亦學者之急務也張氏絕
之吾見其任私鑿智不得循天理之正矣然斯言
也豈釋氏所稱直取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之
遺意耶嗚呼斯言也其儒釋所以分之始與
田之爲人張云顏子戒慎恐懼超然悟未發之
幾於喜怒哀樂處一得天命之性所謂善者則深

入其中人欲都忘我心皆喪愚謂超然悟已發未
發之幾中庸無此意也喜怒哀樂莫非性也中節
而無不善矣不知更欲如何得之而又如何深入
其中也若此則是前乎此者未得此性而常在性
之外也耶且曰我心皆喪猶害於理

張云使其由此見性則自然由乎中庸而向來無物
之言不常之行皆掃不見跡矣愚謂見性本釋氏
語蓋一見則已矣儒者則曰知性旣知之矣又必
有以養而充之以至於盡其用力有漸固非一日

二日之功日用之際一有懈焉則幾微之間所害多矣此克己復禮之所以爲難而曾子所以戰戰兢兢至死而後知其免也張氏之言與此亦不類矣然釋氏之徒既自謂見性不疑而其習氣嗜欲無以異於衆人者豈非恃夫掃不見跡之虛談而不察乎無物不常之實弊以至此乎然則張氏之言其淵源所自蓋可知矣

朱呂張辨胡子知言疑義

知言曰天命之謂性性天下之大本也堯舜禹湯文

王仲尼六君子先後相詔必曰心而不曰性何也曰心也者知天地宰萬物以成性者也六君子盡心者故能立天下之大本入至於今賴焉不然異端並作物從其類而瓜分孰能一之熹按孟子盡心之意正謂私意脫落衆理貫通盡得此心無盡之體而自是擴充則可以卽事卽物而無不盡其全體之用焉耳但人雖能盡得此體然存養不熟而於事物之間一有所蔽則或不得盡其用者故孟子旣言盡心知性又曰存心養性蓋欲此體常

存而卽事卽物各用其極無有不盡焉耳大學之序言之則盡心知性者致知格物之事存心養性者誠意正心之事而殀壽不二修身以俟之者修身以下之事也此其次序甚明皆學者之事也然程子謂盡心知性不假存養其惟聖人者乎蓋惟聖人則合下盡得此體而用處自然無所不盡中間更不須下存養擴充節次工夫然程子之意亦指夫始條理者而言非便以盡心二字就功用上說也今觀此書之言盡心大抵皆就功用上說又便以爲聖人之事竊疑未安

或問心有死生乎曰無死生曰然則人死其心安在曰子旣知死矣而問安在耶或曰何謂也曰夫惟不死是以知之又何問焉或者未達胡子笑曰甚哉子之蔽也子無以形觀心而以心觀心則知之矣熹按性無善惡心無死生兩章皆似有病性無善惡前此論之已詳心無死生則幾於釋氏輪迴之說矣天地生物人得其秀而最靈所謂心者乃虛靈知覺之性猶耳目之有見聞耳在天地則通

古今而無成壞在人物則隨形氣而有始終知其理一而分殊則又何必爲是心無死生之說以駭學者之聽乎

知言曰凡天命所有而衆人有之者聖人皆有之人以爲情有累也聖人不去情人以爲才有害也聖人不病才人以欲不善也聖人不絕欲人以術爲傷德也聖人不棄術人以憂爲非達也聖人不忘憂人以怨爲非弘也聖人不釋怨然則何以別於衆人乎聖人發而中節而衆人不中節也中節者

爲是不中節者爲非挾是而行則爲正挾非而行則爲邪正者爲善邪者爲惡而世儒乃以善惡言性邈乎遼哉熹按聖人發而中節故爲善衆人發不中節故爲惡世儒乃以善惡言性邈乎遼哉此亦性無善惡之意然不知所中之節聖人所自爲耶將性有之耶謂聖人所自爲則必無是理謂性所固有則性之本善也明矣

知言曰心無不在本天道變化爲世俗酬酢參天地備萬物人之爲道至大也至善也放而不知求耳

言作語要卷之八
二百里
聞目見爲已蔽父子夫婦爲已累衣裘飲食爲已
欲既失其本矣猶皆曰我有知論事之是非方人
之長短終不知其陷溺者悲夫故孟子曰學問之
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熹按人之爲道至善也
至大也此說甚善若性果無善惡則何以能若是
耶棡曰論性而曰善不足以名之誠爲未當如元
晦之論也夫其精微純粹正當以至善名之龜山
謂人欲非性也亦是見得分明故立言直截耳遺
書中所謂善固性也而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則

如之何譬之水澄清者其本然者也而或渾焉則
以泥滓之雜也方其渾也亦不可不謂之水也夫
專善而無惡者性也而其動則爲情情之發有正
有不正焉其正者性之常也而其不正者物欲亂
之也於是而有惡焉是豈性之本哉其曰惡亦不
可不謂之性者蓋言其流如此而性之本然者亦
未嘗不在也故善學者化其滓以澄其初而已熹
詳此論性甚善但明道所謂惡亦不可不謂之性
是說氣稟之性觀上下文可見熹又看此章云本

天道變化爲世俗酬酢此兩句大意自有病聖人下學而上達盡日用酬酢之理而天道變化行乎其中耳若有心要本天道以應人事則曾次先橫一物臨事之際着意將來把持作弄而天人之際終不合矣大抵自謝子以來雖說以灑掃應對爲學然實有不屑卑近之意故纔說灑掃應對便須作惡精義入神意思想像主張惟恐其滯於小也如爲朱子發說論語乃云聖門學者敢以天自處皆是此个意思恐不免有病也又云以其大者移

於小物作日用工夫正打成兩截也

知言曰處居正問心無窮者也孟子何以言盡其心曰惟仁者能盡其心居正問爲仁曰欲爲仁必先識仁之體曰其體何如曰仁之道弘大而親切知者可以一言盡不知者雖設千萬言亦不知也能者可以一事舉不能者雖指千萬事亦不能也曰萬物與我爲一可以爲仁之體乎曰子以六尺之軀若何而能與萬物爲一身不能與萬物爲一心則能矣人心有百病一死天下之物有一變萬生

子若何而能與之爲一居正竦然而去他日某問曰人之所以不仁者以放其良心也以放心求心可乎曰齊王見牛而不忍殺此良心之苗裔因利欲之間而見者也一有見焉操而存之存而養之養而充之以至於大大而不已與天地同矣此心在人其發見之端不同要識之而已熹按欲爲仁必先識仁之體此語大可疑觀孔子答門人問爲仁者多矣不過以求仁之方告之使知從事於此而自得焉耳初不必先識仁體也又以放心求心

之說甚切而所答者反若支離夫心操存舍亡間不容息知其放而求之則心在是矣今於已放之心不可操而復存者置不復問乃俟異時見其發於他處而後操而存之則夫未見之間此心遂成間斷無復有用功處及其間而操之則所操者亦發用之一端耳於其本源全體未嘗有一日涵養之功便欲擴而充之與天同大愚竊恐其無此理也弼曰必待識仁之體而後可以爲仁不知如何而可以識也學者致爲仁之功則仁之體可得而

見識其體矣則其爲益有所施而無窮矣然則答爲仁之問宜莫若敬而已矣祖謙曰仁體不可遽語至於答放心求心之問却自是一說蓋所謂心操存舍亡間不容息知其放而求之則心在是云者平時持養之功也所謂良心之苗裔因利欲而見一有見焉操而存之者隨事體察之功也二者要不可偏廢苟以此章欠說涵養一段未見之間此心遂成間斷無復用功處此言是已若曰於已放之心置不復問乃俟其發見於他處而後從而

操之語却太過蓋見牛而不忍殺乃此心之發見非發見於他處也又謂所操者亦發用之一端則子固曰此良心之苗裔固欲人因苗裔而識其本根非徒認此發用之一端而已熹謂二者誠不可偏廢然聖門之教詳於持養而略於體察與此章之意正相反學者審之則其得失可見矣孟子指齊王愛牛之心乃是因其所明而通之非以爲必如此然後可以求仁也夫必欲因苗裔而識本根孰若培其根本而聽其枝葉之自茂耶

知言曰天地聖人之父母聖人天地之子也有父母則有子矣有子則有父母矣此萬物之所以著見道之所以名也非聖人能名道也有是道則有是名也聖人指明其體曰性指明其用曰心性不能動動則心矣聖人傳心教天下以仁也熹按心性體用之云恐自上蔡謝子失之此云性不能動動則心矣恐未能安凡此心字皆欲作情如何試曰心性分體用誠為有病若此改作性不能動動則情矣一語亦未安不若伊川云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語意精密也

朱辨胡子知言

誠者命之道中者性之道仁者心之道此數語說得密如何大本處却含糊了以性為無善惡天理人欲都混了故把做同體問同行語如何曰此却是只就事言之黃直卿曰他既以性無善惡何故云中者性之道也曰他也把中做無善惡人有不仁心無不仁此語有病且如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若纔違仁其心便不仁矣豈可謂心無不

仁伊川初嘗言曰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後復曰此說未當五峰却守其前說以心爲已發性爲未發將心性二字對說知言中如此處甚多

知言固有好處然亦大有差失如論性却曰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旣無善惡又無是非則是告子湍水之說耳如曰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已則是以好惡說性而道在性外矣不知此理却從何而出問所謂探視聽言動無息之意可以會情此猶告子生之謂性之意否曰此

語亦有病下文謂道義明著孰知其爲此心物欲引誘孰知其爲人欲便以道義對人欲却是性中本無道義逐旋於此處攙入兩端則是性亦不可以善言矣如曰性也者天地鬼神之奧也善不足以名之况惡乎孟子說性善云者歎美之詞不與惡對其所謂天地鬼神之奧言語亦大故誇逞其嘗謂聖賢言語自是易平如孟子尚有些險處孔子則直是平實不與惡對之說本是龜山與總老相遇因論孟子說性會有此言文定往往得之龜

山故有是言然總老當時之語猶曰渾然至善不與惡對猶未甚失性善之意今去其渾然至善之語而獨以不與惡對爲歎美之詞則其失遠矣如論齊王之愛牛此良心之苗裔因私欲而見者以答求放心之問然雞犬之放則固有去而不可收之理人之放心只知求之則良心在此矣何必等待天理發見於物欲之間然後求之如此則中間空闕多少去處正如屋下失物直待去城外求也愛牛之事孟子只就齊王身上說若施之他人則

不可况操存涵養皆是平日工夫豈有等待發見然後操存之理今胡氏子弟議論每每好高要不在人下纔說心便不說用心以爲心不可用至如易傳中有連使用心字處皆塗去用字某以爲孟子所謂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何獨不可以用言也

黃直卿曰五峰說性云好惡性也本是要說得高不知却反說低了曰依舊是氣質上說某嘗要與改云所以好惡者性也

言傳詩要卷之八
三百〇三
好惡性也既有好卽具善有惡卽具惡若只云有好惡而善惡不定於其中則是性中理不定也旣曰天便有天命天討

知言云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全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無過也無不及也此中之所以名也卽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之論也惟伊川性卽理也一句甚切至

胡子知言序

南軒著

知言五峰胡先生之所著也先生諱宏字仁仲文定

公之季子也自幼志於大道嘗見楊中立先生於京師又從侯師聖先生於荆門而卒傳文定公之學優游南山之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力行所知親切至到析太極精微之蘊窮皇王制作之端綜事物於一源貫古今於一息指人欲之偏以見天理之全卽形而上者而發無聲無臭之妙使學者驗端倪之不遠而造高深之無極體用該備可舉而行晚歲嘗被召旨不幸寢疾不克造朝而卒是書乃其平日之所自著其言約其義精

誠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著龜也然先生之意每自以爲未足逮其疾革猶時有所更定蓋未及脫藁而已啓予手足矣或問於某曰論語一書未嘗明言性而子思中庸獨首章一言之至於孟子始道性善然其爲說則已簡矣今先生是書於論性特詳焉無乃與聖賢之意異乎某應之曰無以異也夫子雖未嘗指言性而子貢蓋嘗識之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是豈真不可得而聞哉蓋夫子之文章無非

性與天道之流行也至孟子之時如楊朱墨翟告子之徒異端並興孟子懼學者之惑而莫知所止也於是指示大本而極言之蓋有不得已焉耳矣又况今之異端直自以爲識心見性其說譎張雄誕又非當世之比故高明之士往往樂聞而喜趨之一溺其間則喪其本心萬事隳弛毫釐之差霄壤之謬其禍有不可勝言者先生知此又烏得而忘言哉故其言又曰誠成天下之性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而必繼之曰心妙性情之德又

曰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而必繼之曰惟仁者爲能盡性至命學者誠能因其言而精察於視聽言動之間卓然知夫心之所以爲妙則性命之理蓋可默識而先生之意所以不異於古人者亦可得而言矣若乃不得其意而徒誦其言不知求仁而坐談性命則幾何其不流於異端之歸乎某頃獲登門道義之誨浹洽於中自惟不敏有負夙知輒序遺書貽於同志不韙之罪所不得而辭焉

卷之八 終

